

曲江集

冊三

自江集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七

勅書 制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張待賓書

勅牛仙客書

勅張待賓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識匿國王書

勅勃律國王書

勅諸國王書

勅罽賓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書

勅西南蠻首領書

勅靜州首領書

勅蒙歸義書

勅蠻首領書

勅安南首領書

南郊赦書

東封赦書

后土赦書

籍田赦書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得七月一日信所言陰承本奏請不擬與彼和將兵馬
大入者至如和與不和事皆由朕自斷何人輒敢奏聞何兵卽敢擅
入所結親好不是近年文成公主已來亦重疊矣中間或絕或繼終
是舊好存焉惟道此有讒臣不知彼專搆造亦須自覺豈可推過至
如兵馬邊備彼與此同既見彼處加兵豈此總無備矣疑自彼起不
可相尤近日築城不出疆界邊頭有要隨事脩營何所致疑以此爲
語如彼頻歲亦築數城若不惡心何故嚴備固是邊境常事不足爲
言忽此相尤深所未達彼蕃必其自守此兵終不妄行所立盟約更
知何用鬼神知意不必多言秋氣已冷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
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此使前至之日具知彼意寶元禮中間所云亦已備論
且親以舅甥之國申以婚姻之好義非不重心豈合疑頃歲以來加
之盟約此又不信其如之何至如境上蠻夷元是衆物來不可拒去
不可追前書已言想所知也而每來信使皆以爲詞或去越界築城
或稱將兵抄掠且蠻既背彼伊自築城城在蠻中人卽隨地所以侵
竊亦是羣蠻皆在荒遐豈關處分而歸過於我無乃甚乎邊境小人
不識大體此既未免彼亦有之間構旣行猜嫌互起朕近已知此贊
普亦須察之勿取浮言虧我大信以絕兩國之好甚善甚善所有諸
事皆具前書公主所請與人官及內人品第卽當續有處分春晚漸
熱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今有少物別具委曲至宜領取遣書指
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歲月流易忽復經年言念遠情何能已已比者通好信使數來知彼所宜善足爲慰國家大計以義斷恩離別嬰心固當自抑仍善須和順使歡好如初所請授官及內人品第既久在彼誠亦可矜卽當續有處分宗玄禮衰疾近不能起賈混之緣此未得獨行待其稍瘳亦卽遣去今有少信物至宜領取春晚公主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朕與彼國既是舊親近年已來又加盟約如此結固仍有猜嫌明知異域之心亦難可保比者所有信使惟知怨此相違自料國家何負於彼至於突騎施蕞爾醜虜頃年恃我爲援幸至今日而敢辜恩朕未卽誅之待其惡積贊普越界與其婚姻前者以意向道卽云尋已告絕朕亦委信以爲必然今乃定婚如初惡黨可見又莽布支西出朕具知之令寶元禮往彼問以何故又道別緣他事爲

此追還其人實將兵西向擬行攻取前後詐妄言與事違驗在目前
得不嘆恨夫人之所以爲貴者以其有信有禮國之所以能強亦云
惟信與義若言不可信義不可親雖在匹夫尙多恥愧何況君長能
無情乎彼突厥施人面獸心偏僻荒遠見利則背與親實難贊普背
朕宿恩共彼相厚應非長策可熟思之又比來觀彼事意有殊往日
惟任計數以此爲能今與突騎施和親密相結託陰有贊助而傍作
好人如此潛謀亦非遠計所欲爲患不過邊庭且邊鄙之於中國如
毫毛之在身耳以彼戎狄侵我毫毛雖實無多何須有損朕所以殷
勤和好欲靜邊人君國之心不能忘也亦與贊普累代舊親幸無大
故不宜輕絕今邊鎮兵馬不可不防彼亦有之與此無別既不先舉
自足知心從前所言豈有虛也秋晚稍冷贊普及平章事首領百姓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數有來使聞彼安寧差慰遙心想所知也柔順之道既以夙成終始用心貴於無失惟此而已餘不足言所附物並依領具有還答并更附少信物別有委曲至宜領取秋冷念比何似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比亦覺彼事勢有異略加防備仍未益兵今得安西表來莽布支率衆已到今見侵軼軍鎮并踐暴屯苗先知彼有異謀猶未自將至此者且莽布支西出朕先知之前令問其行由得報自緣別事今乃爲賊負心如何安西諸軍去此萬里倉卒遇敵何暇奏裁旣彼交侵必應拒鬪倘有傷損可無相尤軍城鎮守之人不可束手就死事由彼起深所咨嗟且累代舊親復新有盟約彼旣欺負天地違犯鬼神如此用心更知何道一往邊頭所備只緣慮有非常今果如言防乃不錯突騎施異方禽獸不可以大道論之贊普與其

越境相親只慮野心難得但試相結久後如何於朕已然義則合絕
但爲誓約在近親好又深彼雖背恩豈我尤效先今莽問欲盡舊情
必定爲惡別爲之所一昨遣內常侍劉思賢送公主封物并每年國
信物見已臨路適會表來思賢此行量其在道遲緩今故令劉思賢
判官劉明子先行具宣往意秋冷贊普公主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
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天山軍使西州刺史張待賓吐蕃背約入我西鎮觀其動衆是不
徒然必與突騎施連謀表裏相應或恐賊心多計諸處散下鐵關干
術四鎮咽喉倘爲賊所守事乃交切已勅蓋嘉運與卿計會簡練驍
雄於要處出兵以爲聲援仍遠令探候知其有無自外臨時皆委卿
量事秋冷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副大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副大使太僕卿攝御史大夫牛仙客突騎施連歲犯邊凶惡如此若不威服祗長寇讎自夏及今連歲不散疎勒雖解邊城見侵雖無如我何亦爲邊所患終須有計以挫凶謀卿可於河西諸軍州揀練驍雄五千人卽赴安西受王斛斯分部朕當發遣十八年安西應替五千四百八十人與彼相續足得成師若無斃勞何從息甲且此賊狂悖不論信義直肆凶毒其意已然不此加兵以圖撲滅使其驕暴豈有寧時已勅蓋嘉運與王斛斯審量事宜臨時爲計旣爲卿探訪所管亦宜隨要指麾兼有別勅發三萬人此但聲援而已可大張威勢遠使震懾又恐安西資用之乏卿可於涼府將二十萬段物往安西令隨事支擬及充宴賜朕則續支送涼州云云

勅天仙軍使張待賓書

勅天仙軍使張待賓近知賊下燒此安然卽去竟無斥候來不預知如此防邊無乃疎闊此一分頭抄掠計其數不至多向若烽鋪稍明

復與北庭計會相與來擊賊可無遺且邊鎮統軍俱受朝委共防患
害何異一家況在絕漠尤宜相援已勅蓋嘉運訖可與之籌宜凶黨
復來固須有預冬中甚寒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朕知卿忠赤能保國境所以前加禮命用叶蕃情
卿感此殊恩盡力外禦聞有凶寇能伸遠績以義動衆雖弱必強豈
獨人心亦有神助甚用嘉歎不可忘也冬末甚寒卿及將士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發冑積惡自取滅亡想所知之不復煩述卿比者
雖受冊立緣此未得還蕃彼旣伏辜固無隔閼卿宣揚國命撫慰遠
人保我西陲長守誠節突騎施凶逆慮其凶掠卿宜善討勿令不覺
其來已西商胡比遭發冑刦掠道路遂斷遠近吁嗟卿宜還國必須

防禁蕃中事意遠路難聞可量彼權宜便與王斛斯計會夏末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識匿國王書

勅識匿國王烏訥沒莫賀咄卿比與護密相爲唇齒而發匄凶狡刦殺商胡罪不容誅走投異域朕知其惡積改立真擅遽聞却來還占本國卿等讎疾頑暴相率誅之累歲逋逃一朝剪滅永言忠義深所嗟稱今授卿將軍賜物二百疋錦袍金鈿帶七事已下節級者有衣物各宜領取夏末甚熱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敦律國王書

勅敦律國王蘇沒謹忙得王斛斯表卿所與斛斯書知卿忠赤輸誠國家外賊相誘執志無二又聞被賊侵寇頗亦艱虞能自支持且得退散并有殺獲朕用嘉之卿兄麻來兮及首領已下各量與官賞具如別勅今賜物二百疋銀盃銀盤各一衣一副并金鈿帶七事至

宜領取夏中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書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突騎施不道連年作寇使我邊鎮常以爲虞諸處攻圍所在堅守能伺其隙各有誅夷比卿等赤誠臨事效節使妖不勝德氛祲自消遙料凶謀還慮再下且賊衆烏合疲於重來勞則心離久必有隙卿等常須有預以逸待之一二年間奇功可立富貴之舉彼賊是資忠烈之懷此心可度今各賜卿衣一副聊慰勤誠所有勲勞已令敘定當續有處分想亦知之春暄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罽賓國王書

勅罽賓國王得四鎮節度使王斛斯所翻卿表具知好意然事在絕域不可預圖卿若誠心任彼量度事遂之日必有重賞朕每於遠國未常有所食言想亦知之勿致疑也秋初尙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勅日本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王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溟往來未常
爲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真人廣成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
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諸船飄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卽真人
廣成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飄入南海卽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
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臣廣成等飄至林邑國旣
在異國言語不通并被刦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則林
邑諸國比常朝貢朕已勅安南都護令宣勅告示見在者令其送來
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懷或已達彼蕃有
來人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而使彼
行人懼其凶害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
寒卿及百姓並平安好今朝臣名代還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西南蠻大帥特進蒙歸義及諸酋首領等卿近在邊境不比諸蕃率種歸誠累代如此况卿等更效忠赤朕甚知之頃者諸酋之中或有攜貳相率自討惡黨悉除卽日蕃中應且安帖然則地臨外境亦須有預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卿可思之豈虛語也所有蕃中事意使者具知之比秋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拓靜州首領書

勅拓靜等州部落昨王承訓去緣當州百姓有相扇動故令宣旨告示彼人如卿拓靜等州種落各異本自寧帖何復爲言比者採訪使處置或未得所朕既知之已有處分卿等祖父忠赤輸誠國家既是子孫久襲冠帶各守先業足得坦然何所憂虞而云驚懼宜各遞相告語勿使更然夏中已熱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蒙歸義吐蕃於蠻擬行報復又嵩州鹽井本屬國家中間被其內
侵近日始復收得卿彼蕃落亦應具知吐蕃惟利是貪數論鹽井比
有信使頻以爲詞今知其將兵擬侵蠻落兼擬取鹽井事似不虛國
家與之通和未常有惡今旣如此不可不防卿卽與達奚守珪部落
團練候其有動方可出兵倘無事蹤亦不得先舉嵩州相去道里稍
遙若有驚急復須爲援並委卿與達奚守珪計會無失事宜卿於國
盡誠在邊爲捍委寄得所朕復何憂秋中漸涼卿及首領百姓並平
安好今故令內給事王承訓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蠻首領鐸羅望書

勅故姚州管內大酋長邠傍時嫡孫將軍鐸羅望卿之先祖輸忠奉
國遽聞徂逝深愴于懷言念邊人必籍撫綏又逼蕃界兼資鎮遏卿
宜繼承先業以副朕心故遣宿衛首領王白于姚州都督達奚守珪
計會就彼吊慰便授卿襲浪穹州刺史并賜綾彩三百疋至宜領取

秋中已涼卿及首領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南首領爨仁哲書

勅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獠子首領阿迪和蠻大鬼王孟谷悞姚州首領左威衛將軍爨彥徵將軍昆州刺史爨嗣紹黎州刺史爨曾戎州首領右監門衛大將軍南州刺史爨歸王南寧州司馬威州刺史都大鬼王爨崇道昇麻縣令孟耽卿等雖在僻遠各有部落俱屬國家並識王化比者時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審察亦有事由或都府不平處置有失或朋讐相嫌經營損害既無控告自不安寧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然則既漸風化亦當頗革蠻俗有須陳請何不奏聞蕃中事宜可具言也今故令掖庭令安道訓往來宣問並令口具有穩便可一一奏聞秋中已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制書